

為烏克蘭而戰的台灣人：民主自由，理想成就，與戰死異鄉後的未竟解答

「為什麼阿達堅持飛往遙遠歐洲，為烏克蘭打一場不屬於自己的戰爭？」



| 2024 2 2 | Dmytro Larin /Global Images Ukraine via Getty Images

美心將散落床上的衣物抱起，放進一旁的衣櫃裡。衣櫃的把手上，懸掛著一件烏克蘭軍的冬季迷彩夾克，大衣沈甸甸的，美心一邊輕撫衣肩又調整了領子，一邊低聲對著夾克說起話，她默默地啜泣著，房間顯得更沈默了。這是她思念死在戰場的兒子的方式。

六十多歲的美心，在一間傳統美髮店工作，日子雖平凡卻也過得充實。去年11月，她做了個夢，夢中一片漆黑，她感覺身後站了一名男子。雖然沒有回頭，但美心直覺這就是自己的兒子。她很想轉頭看看兒子，但她強忍住那股衝動，兀自地說：「想要讓我看你，就自己回來台灣吧。」

那晚，美心夜不成眠，就在半夢半醒的之間，美心的手機發出孱弱的聲響，螢幕顯示的時間是早上8點12分，來電的，是兒子的英國友人。「怎麼在這個時間打來……」美心感到不對勁，她接起電話，電話的那頭的聲音卻告訴自己：阿達死了。

「阿達是我從小帶大的，他從來沒有到過我的夢裡。後來接到電話，才知道那是阿達要來和我道別。」美心憶起夢中那簡短的話語與模糊的身影，她彷彿理解了什麼。但她始終無法理解的是，為什麼阿達堅持要飛往遙遠的歐洲大陸，為烏克蘭打一場不屬於自己的戰爭。



| 2024 2 2 | Dmytro Larin /Global Images Ukraine via Getty Images

今年2月，阿達再次進到美心的夢中，美心這才真正接受兒子離開的事實。夢中，美心被帶到一處冰冷且一片銀白的世界，她不知道那是哪裡。她感覺身旁站了一名男子，視線恍恍惚惚的，但她直覺男子的身形很像自己的兒子。她無法確定。

這時，男子抓起地上的一把土說，「這些土不乾淨了。」正當美心困惑並想看個清楚時，那身影卻倏地消失。美心醒來，才意識到那是阿達要帶他去自己陣亡的地方。

美心口中的阿達，是台灣志願軍吳忠達，在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，吳忠達響應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國際軍團號召，前後飛往烏克蘭三次。但這一次，44歲的吳忠達再也無法離開烏克蘭的土地。他陣亡時，台灣的老家還有三名未成年兒女。

吳忠達第一次出國，就是戰事爆發當年獨自飛往烏克蘭加入國際軍團。在俄烏戰場上，像他這樣的台灣志願軍，目前只能從拼湊出的資訊得知至少有13人，烏克蘭國際軍團則拒絕提供詳細的數字。據瑞典研究機構UCDP統計，2022年至今，已有超過16萬人於俄烏戰爭中喪命，其中兩人是來自台灣的曾聖光（Sincyang Diway）和吳忠達。

在俄烏戰爭爆發第一時間，時任台灣總統蔡英文發表聲明譴責俄羅斯侵害烏克蘭主權，並加入國際社會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。蔡英文在2024年卸任前夕接受BBC專訪時更表示，世界上的民主國家，應展現決心全力支持烏克蘭。

台灣民間對烏克蘭的支持，也反映在捐款金額和聲援活動上。台灣外交部官員吳志中指出，截至2024年底台灣民間捐款給烏克蘭達9.3億新台幣，並運送超過350噸人道救援物資到烏克蘭。2025年2月23日俄烏戰爭三週年前夕，在台烏克蘭人也組織民眾，到莫斯科駐台北代表處前，表演行動劇並高呼口號抗議。

然而，美國總統特朗普（台譯：川普）上任後，隨即要求烏克蘭簽署《礦產協議》以補償美國的軍援，並以切斷援助為要脅，要求烏克蘭接受由美國主導的停火協議。特朗普對烏克蘭一系列的強硬作為，亦在台灣社會引發廣泛關注——美國是否要集中資源對抗中國，避免分散精力致使中國入侵台灣。同時，今日烏克蘭，是否會成為明日的台灣，其中也隱含著台灣是否會同樣遭到美國「背棄」的疑慮。

面對陣亡的台灣志願兵，台灣媒體以「台灣勇士」、「台灣戰士」等詞彙作為表述，而第一名在烏克蘭陣亡的台灣原住民青年曾聖光，更獲台灣官方機構原住民委員會追頒原住民族一等專業獎章。

烏克蘭，此一遠在八千公里外且陌生的國度，為何吸引台灣志願兵前後踏上這片大地征戰？吳忠達遠赴烏克蘭作戰的原因，對家人來說，則是永遠無法被解答的提問。在社會氛圍力挺烏克蘭的台灣，台灣志願兵們在民主同盟的大義下，他們又是為何而戰？是為了民主自由而加入這場烏克蘭的衛國大戰嗎？



「怎麼留，就是留不住」

25歲的潘文揚是吳忠達的隊友，他全程目擊吳忠達遭砲擊身亡的過程。

潘文揚、吳忠達和阿奇三名志願兵都來自台灣，隸屬烏克蘭國際軍團第二營。2024年10月底他們接獲指令，準備突擊烏克蘭東部頓內茨克州（Donetsk）的俄軍，並堅守陣地。然而，當月份第二營的傷亡慘重，此前已有22名國際軍團的士兵戰死在寒冷的森林中。

吳忠達並非不害怕，前次突擊任務造成的驚人傷亡讓吳忠達心生退卻。在出發前他已告訴潘文揚，在這場突擊任務結束後就要退出國際軍團。

潘文揚回憶，年長他近20歲的吳忠達，知道自己不會煮飯，三餐都由他料理，也時常送糖果、零食和香菸給他，甚至在身上沒錢時也伸出援手支援，「阿達就像我的爸爸一樣。」

在那場任務的第二天，早在和俄軍交火前，潘文揚早有不祥預感。

正當一行人走進察蘇夫雅（Chasiv Yar）前線的森林，看見一整排的樹木表皮被轟炸後的火焰燒得焦黑。更可怕的是，俄軍的自殺無人機不斷在他們頭頂上盤旋，「無人機的葉片聲就像高速運轉的割草機」。潘文揚說，無人機的聲響忽遠忽近，一聽到逼近的聲音，就得立刻就地掩蔽，以免遭無人機投擲炸彈被炸得四分五裂。

不料，展開突擊任務不到十分鐘，俄軍的砲火瞬間從前方和左翼飛快襲來，潘文揚立即知道突擊隊走進了俄軍的埋伏中。

潘文揚身為機槍兵，他搶先到達吳忠達左後方的戰壕中，找好掩護後，隨即開火掩護吳忠達和另外三名隊友。潘文揚開火沒多久，再有數十發砲彈同時朝他們打來，「唰——」地一聲，其中一發沉沉地砸在潘文揚身旁不到兩公尺處，巨大的爆炸聲讓他左耳瞬間失去聽力和方向感。「當時我腦袋一片空白，害怕到跪倒在地上，一心只祈求上天可以讓我活下來。」說到這段經歷，他依然心有餘悸。



／

就在雙方交火之際，另一發砲彈不偏不倚地砸在吳忠達和另外三名隊友的位置，潘文揚看見吳忠達在他的前方倒下，鮮血不斷從身上湧出。吳忠達和阿奇跑上前為隊友急救。潘文揚說，吳忠達的後腰已被炸出一個寬10公分，長30公分，深度約5公分的傷口，他用微弱的聲音呢喃著，他已經無法移動了。而另外兩名隊友，一人手臂開放性骨折，另一名上嘴唇被破片劃斷，垂在半空中的嘴唇只剩一小塊肉和臉相連。

重傷的吳忠達倒臥在地，身上的迷彩軍服佈滿血跡，地上也漸漸暈染成一片血紅。俄軍砲火未歇，機槍、砲彈聲持續呼嘯而來，在火網猛攻下，潘文揚和阿奇只好先搶救另兩人，「當下已經救不出阿達，只能把活的人拉出來。」潘文揚一臉哀戚地說。

在他們撤退的路上，一陣砲火又襲來，「咻——」地穿破冷冽的空氣，再度砸在吳忠達倒地之處。潘文揚攙扶著隊友，回頭望向砲彈落點，只見一片塵土飛揚，視線已遭塵土籠罩。爆炸威力之強，潘文揚心裡已經有譜，「任何人都可能活著，吳忠達已經死了。」

在撤退路上，潘文揚一心只想若是不幸受傷，他要以手上的機槍自盡以減輕痛苦。當時，烏克蘭的氣溫已逼近零度，再加上任務兩日來只吃了一小口巧克力，負重20多公斤的潘文揚雙腿已經嚴重抽筋，他形容那是撕心裂肺的痛。抽筋後，潘文揚沒辦法繼續撤離前線，他要阿奇帶傷兵繼續前進，自己則躲在一排鐵絲網後等待救援。所幸，不久後潘文揚遇見前來支援的國際軍團隊友，幫助他撤離。

潘文揚回到烏軍壕溝，聽到火炮「咻——」的聲響，知道砲彈是從高空飛過，而非朝自己打來後才鬆了一口氣。他從冰箱拿出飲料和食物，並和隊友要了根香菸，那時候的他，想到的並非阿達的死，而是自己終於可以放鬆了。

潘文揚說，抽菸時手會不自覺地顫抖，隊友們目光渙散地望向彼此，但誰都沒說話。潘文揚直到隔天離開交戰區後，才逐漸恢復知覺，這才讓他意識到，自己永遠失去了吳忠達，那股瞬間爆發的巨大悲傷幾乎將他壓垮。潘文揚說，想到沒能將吳忠達從戰場帶回來，他感到自己很失敗，無法遏止地大哭起來。



在戰場上出生入死，吳忠達或許早有預感，他在出任務前已囑咐母親，若自己不幸陣亡，會有一名英國友人打電話通知。

那天，美心一早看到來自英國的未接來電，一股不祥的念頭閃過。她急忙點了香，在神明桌前反覆祈求，「上天保佑，上天保佑，兒子在烏克蘭出任務請保佑他平安……」當嘴裡念念有詞，那通電話又打來。美心顫抖著接起電話，電話那頭說阿達出事了，要有心理準備。美心聽聞噩耗，全身癱軟在神明桌腳前。

這是吳忠達第三次飛往烏克蘭了。2022年，吳忠達第一次飛往烏克蘭，加入國際軍團時，全家人渾然不知，長達三個月音訊全無。「我吃不下飯也睡不著覺，每天想兒子怎麼都沒聯絡。」美心說，雖然惦記著兒子，但因為吳忠達的工作類型，美心也只是當他到外縣市做工程。在從軍前，吳忠達是一名風管工人，負責在建築工地裝設空調管線，過往他也曾到外地工作，數個月才回家一次。

「阿達說如果活著回來想創業，也想買房子讓全家一起住。」美心嘆了一口氣說，現在這些計畫都不可能實現了。吳忠達去烏克蘭前，對於自己可能戰死則表現的灑脫。美心勸他留下時，他則捏起手臂上的一塊肉對美心強調，「血肉之軀都是假的，只有靈魂是真的。」美心說，「阿達最特別的，就是生死看得很開。」

即使美心不是不明白兒子的生死觀，但第一次吳忠達負傷回台後，美心哭著近乎哀求般得要兒子別再回烏克蘭。吳忠達回以美心，「烏克蘭的孩子都還來不及長大就被殺害，我只是想盡份心力幫助他們。」

美心反問，「難道你就不想想自己的孩子嗎，他們也還小啊！」即使美心要吳忠達想想自己的孩子，但吳忠達卻淡淡地回說，「台灣的小孩很幸福了，總能健康長大。」

那次後，吳忠達的傷勢漸漸好轉，他也回到工地繼續工作，不消多久，吳忠達再度下了決定：他要回烏克蘭。

「怎麼留，就是留不住啊！」美心無法理解兒子的倔強，她知道自己注定是無法留下他的。最後，他跟吳忠達約定好，每天都要跟她視訊聯繫。除了讓自己安心以外，美心已別無他法。



／

一場世界級的冒險

吳忠達第二次返台後，在網路上認識也剛從烏克蘭回台的潘文揚，並邀他一同再加入國際軍團。潘文揚說，吳忠達因為不會說英文，前次去烏克蘭時國際軍團不願派他到前線，不得已只能回台。吳忠達後來和長官談好條件，只要帶一名會英文的台灣人作翻譯，就能再回部隊。潘文揚認為，和吳忠達同行可以互相照料，又能達成親眼見證戰爭的願望，因此接受邀約。

潘文揚是一名大學生，目前就讀高雄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事務學系。走在校園，他親切地和師長寒暄，若不是特別為採訪身著軍服，他就像一名普通的大學生，不會想到他歷經了戰場的殘酷。

潘文揚面無表情地說，每當想起吳忠達陣亡時的場景，便會不自覺地流淚，直到今日都還無法抽離當時出任務時的情緒。他手指著後腦勺說，砲擊造成他嚴重的腦震盪，至今頭部和眼窩，仍會時不時感到陣痛。

潘文揚已是第二度加入烏克蘭國際軍團，但2022年潘文揚第一次赴烏克蘭作戰時，卻只在前線待不到一週。他無奈地說，那年12月新兵訓練結束後，剛分發到頓巴斯（Donbas）地區前線，就常被老兵欺負，整整三天不給他飯吃。他不滿老兵的待人處事，選擇離開前線。他直白地說，烏克蘭當時缺水、缺電，又相當寒冷，生活條件極差，考量到即將開學，他決定先回台灣。

說到加入國際軍團的動機，潘文揚想了想篤定地說，「我渴望一場世界級的冒險」，俄烏戰爭恰好是他實現願望的機會。但潘文揚過去的人生非但與冒險有關，而是早就走在父母規劃好的人生道路上。潘文揚說，直到去烏克蘭打仗，才徹底重掌自己的人生。

潘文揚說，自己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（ADHD），從小父母就認定他不適合唸書，執意將他推向運動領域發展。「但他們都沒問過我的意見，」潘文揚抱怨到。



／

小學畢業後，潘文揚父母經中國大陸的親戚介紹，將他送到哈爾濱的體育學校就讀。他的父母期盼他能學習武術，未來成為武打演員。到體育學校後，潘文揚進入散打隊接受訓練。十多歲時，他已站上擂台和對手搏擊，有時受傷得送醫。但這樣的人生不是他要的。只要一有回台灣的機會，潘文揚便想盡辦法不回去；他的父母此時也才發覺，兒子的發展和設想的完全不同，蹉跎跹跹了十餘年，直到潘文揚17歲時，才同意他返台。

回台灣後，出身軍人世家的潘文揚聽從家人建議，18歲前夕進入海軍陸戰隊當起職業軍人。服役期間，他挑戰特種部隊訓練，卻因曾在中國大陸生活的背景讓他無法通過安全審核，被強迫退訓，「經歷這麼多苦難，結果換來的是一場空，實在太痛苦了。」儘管當時役期只剩下四個月，他不想再痛苦下去了，堅持提早解約退伍，當回一名大學生。

此後，他在閱讀中找到樂趣。潘文揚的租屋處堆滿哲學書籍，他捧著寫滿上千頁筆記的《資本論》笑稱，為了念完馬克思的著作，吃了很多治療ADHD的藥。潘文揚解釋，在有興趣的領域中，自己可以超乎常人的專注，而國際關係和哲學理論是他最喜歡的。他很感激有機會回到校園，「我如果沒念過書，又不會講英文，怎麼加入國際兵團？」

「去烏克蘭前，父母認為他們說什麼我都會照做，」潘文揚說，他想擁有人生的自主權，「我不想做父母安排的工作，我想看看人生能走出什麼不同。」俄烏戰爭爆發後，潘文揚向國際軍團投遞履歷，曾為職業軍人的他迅速被錄取。



一紙烏克蘭文的合約

就算潘文揚想要親歷戰爭的殘酷，但他也說，自己和吳忠達都不想拿命去拚，甚至他還有一個現實的考量：為了申請研究所，所以才加入國際兵團。他以為，一名曾有參軍經驗的學生，應該會獲得教授的青睞。

在這層「務實」的考量上，他原先預想自己可以在二線從事防禦工作、安全的體驗戰爭，卻沒料到自己會成為最前線的突擊隊隊員。潘文揚邊搖頭邊說，自己和吳忠達直到抵達烏克蘭才得知，因為烏軍前線崩潰，第二營的任務已經從防守和巡邏改為突擊，「和預期完全不同」。

和潘文揚與吳忠達預期不同的，還有薪資問題。

2024年7月啟程前往烏克蘭時，潘文揚和吳忠達在機場接受台灣媒體採訪。吳忠達對媒體稱，自己在國際軍團的月薪約有15萬（新台幣，下同）；但潘文揚則說，在烏克蘭實際上領到的月薪只有1.9萬，若當月有出突擊任務，才能領約7.8萬的獎金。

現實中的薪資，讓受訓期間的吳忠達經常不夠支應開銷，他必須向美心討「支援」。美心說，吳忠達進城買糧食時會借錢應急，每次借差不多一千元。雖然美心也一度狐疑，但後來她得知吳忠達將錢用以購買糧食分送給當地的老人和小孩，這讓美心感到十分欣慰，「還好我當時沒唸他。」

吳忠達和潘文揚啟程前，對薪資和工作內容的認知，顯非國際軍團全貌；即使抵達烏克蘭，與軍團簽約後，事實上，這些台灣志願兵依舊不清楚自己簽下的約是什麼，遑論自己在這紙合約中，又「應允」了什麼。

潘吳兩人抵達烏克蘭後，在利沃夫（Lviv）等了足足一個月才簽到合約。潘文揚說，簽約的文件都是烏克蘭文，雖有一名軍官用英語翻譯，但合約的實際內容都看不懂，「但看不懂我們也不在乎。」潘文揚坦承，在等合約的一箇月中，已花光身上的現金，再加上去烏克蘭就是為了上戰場，即使看不懂也還是簽了名——薪資方面，潘文揚也是簽約後詢問其他國際志願兵，才估算出「大概」的數字。

潘文揚事後回想，認為國際軍團的合約一點都不合理。潘文揚說，這紙合約沒有明確指出薪資金額、陣亡的撫卹金額和撫卹金受益人。「正常會和軍隊簽的東西都沒有！」潘文揚語氣漸強氣憤地說。

時至今日，吳忠達的遺體仍遺留在烏俄戰場上，撫卹金也不見任何下文。美心說，烏克蘭政府規定家屬須親赴烏克蘭，做DNA鑑定確認和陣亡士兵的親屬關係後，才能升請撫卹金。但這條規定，在俄烏雙方依舊砲火對峙的當下，宛如天方夜譚。

美心說，自己不指希望能拿到撫卹金，在吳忠達遺體尚未尋獲下，就算去了烏克蘭也沒辦法做DNA鑑定。只是，吳忠達下落不明下，缺乏死亡證明也無法在台灣辦理除籍，只能繼續繳著健保費與勞保費。「這小孩真的是！這不是都很麻煩嗎！」美心雖然為兒子的陣亡心痛，但美心仍不滿地碎念上幾句。

另名台灣志願兵呂子豪去年7月時才為吳忠達送機，不料幾月後已天人永隔。他在一場追悼會上堅定地說，他相信吳忠達是為了民主自由而戰，絕不是為了錢上戰場。他哀傷地說，網路上許多人質疑吳忠達的動機，他擔心吳忠達的三名未成年兒女也這麼想他，呂子豪說，吳忠達出發去烏克蘭前曾向他詢問意見——電話中呂子豪告訴吳忠達，在台灣認真做工地也賺得到錢，如果是為了錢不要去烏克蘭。



在戰爭初期就赴烏克蘭的呂子豪，簽約時也看不懂合約內容，他說自己就是去幫忙的，壓根也不在乎合約細節，只記得自己有寫護照號碼和最後簽名了事。

呂子豪十多歲就在菜市場的肉舖工作，雖然這份工作的薪資不算太差，但是工作單調，愛玩的他，認為與其平淡地過完一生，他更想走出台灣看看世界。呂子豪說，烏俄戰爭爆發時，他心想很少有如此大規模的戰爭，當時的人生也沒什麼樂趣，不如就去烏克蘭看看，「那時候可能有點活膩了吧！」

不過，雖然話說得爽快，但呂子豪很快地便補充說，去烏克蘭也不完全說是愛玩，「這是會死人的！」他猶豫半晌，字斟句酌地解釋：「這比較像是一場以救人為目的的冒險。」

2022年3月，呂子豪帶著兩個後背包的物資，隻身前往烏克蘭。抵達烏克蘭後，他在基輔分送物資給當地難民，本來沒有規劃參軍的他，卻在4月和烏軍簽了約。他坦言，加入國際軍團主因是旅費用盡，「去營區吃飯就不用愁了。」

呂子豪說，當時也帶著好奇和好玩的心態，想體驗電影中拿槍和敵人射來射去的感覺，「反正沒打過仗，我就去試試看。」他在基輔附近受訓三週後，就被派赴伊久姆（Izyum）協防烏軍主力部隊。

呂子豪掏出手機一頁頁地滑動螢幕，他翻出多部在訓練營中拍攝的影片。其中一支是一名個頭不高的美國人，和一名高大壯碩的盧森堡人在操場摔角。當美國人被壓制鎖喉時，四周圍觀的志願兵都興奮地鼓譟起來。呂子豪說，在訓練營的氣氛很歡樂，不同國家的志願兵都打成一片。在軍事訓練上，呂子豪仍記得當時由美國和烏克蘭教官共同指導，除了熟悉武器操作外，還有演練過室內攻堅和處理土製炸彈，「大家準備好，一起拍張照就去前線了。」呂子豪笑了笑地說。

呂子豪說，待在前線的時間，大多都在挖戰壕和躲砲彈，和俄軍最近距離大約一到兩公里。他回憶，第一次砲彈落在陣地後，許多國際志願兵就跑回國。呂子豪也用手機錄下遭砲擊時慌亂的一幕。

影片中，呂子豪站在深約一公尺的戰壕中，背後是茂密的闊葉林，每隔幾秒就傳來「轟——」低沉的爆炸聲。原先，呂子豪因戴著頭盔而穿不上防彈背心，聽見砲彈點點落下的聲音，他趕緊將頭盔摘下又重新套上。戰場上，砲彈像是俄羅斯輪盤，不知道什麼時候死亡的指針會指向自己。即使籠罩在死亡的氣息中，呂子豪卻顯得滿不在乎，「在台灣也可能出車禍死掉啊！生命都一樣，早死晚死而已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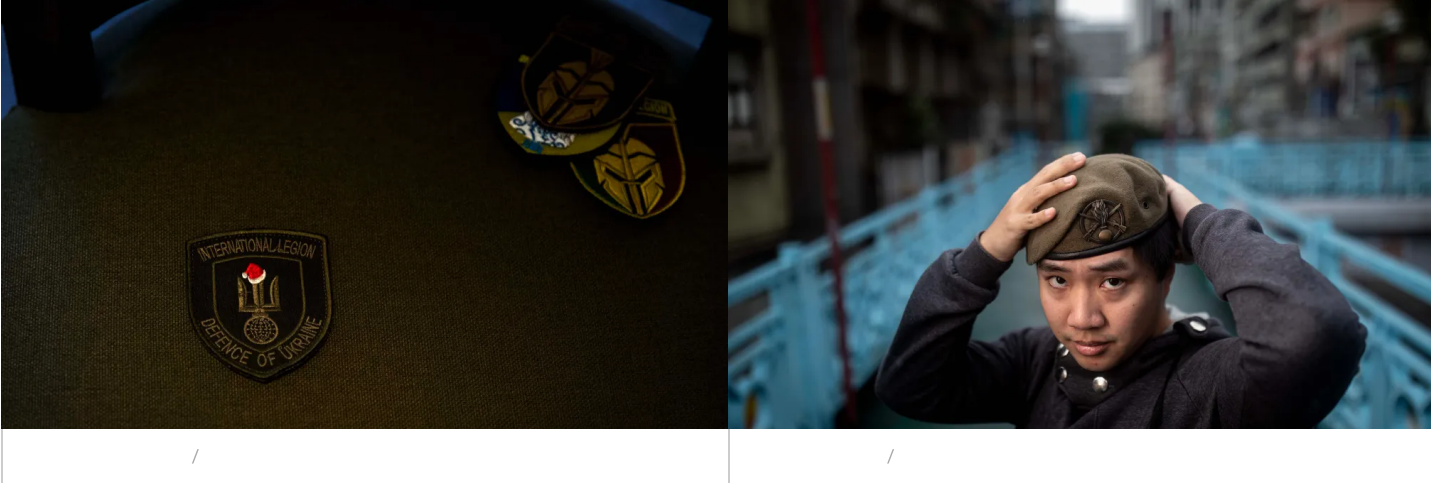
在前線待上一個月後，呂子豪說自己也沒有領到烏軍發的薪水，同時，他自認自己已盡力幫助烏克蘭，因此選擇在隔月回台。呂子豪回台的機票，還是由一名台灣企業家贊助的。呂子豪並沒有向國際軍團追討薪資，也不以為意。他說：「我本來就是要送物資的，有沒有領到錢不是重點。」

台灣志願兵的參軍合約是否能確保台灣兵權益，外界不得而知。在參戰的台灣兵中，曾服役於法國外籍兵團（Légion Étrangère）五年的陳晞，是名老練的職業軍人，擁有豐富海外參軍經歷，他拿出自己簽署的合約說：「合約當參考就好。」。

陳晞解釋，志願兵的合約內容攏統，像是在待遇部分只寫薪水和撫卹金比照烏克蘭籍士兵，並未列出實際數字。陳晞說，自己也是簽約後問部隊人事官才得知，在前線底薪約3萬元，出任務一天加給約3000元。但就算每天出任務，也難賺到吳忠達所說的月薪15萬台幣。

陳晞也指出，部隊指揮官有很大的權限能決定國際志願兵的薪水。他以自己為例解釋，「不管出幾天任務，指揮官都給我們報30天，讓我們錢拿滿。」但相反的情況也可能發生，指揮官浮報士兵人數詐取軍餉、變造合約苛扣志願兵薪水，或是盜賣軍品都時有所聞。

「有給薪水或撫卹金都是恩賜，代表他們還有點良心。」陳晞說，國際志願兵的薪資很不穩定，和自己同隊的陣亡弟兄，也只有部分有領到撫卹金。「如果是為了錢被逼上戰場真的很可憐。」他感嘆地說。



國際軍團合約雖無法保障國際志願兵權益，但對志願者其實也沒有太大拘束力。陳晞指出，面對違約或者逃兵的外籍士兵，國際軍團大多不會追究責任，頂多開除軍籍並驅逐出境。陳晞進一步說明，因國際軍團人數僅幾千人，只佔數十萬烏軍部隊的一小部分，再加上沒有重型火砲和主戰車，在戰場上只能扮演輔助角色。因此，烏克蘭招募志願者的用意，是營造世界和烏克蘭同一陣線的形象，並非期望國際軍團能發揮多大的戰鬥力。陳晞說，正因國際軍團僅具政治意義，烏軍和外籍志願兵間有個默契，「既然是自願來打仗，想打就打，不想打就滾開。」

潘文揚和阿奇，就沒有依約完成六個月的役期。潘文揚說，在前趟任務中，阿奇在歷經戰場洗禮後飽受驚嚇，返回基地後就萌生退出國際軍團的念頭。然而，阿奇英文並不流利，他透過潘文揚翻譯，告知一名烏軍少校他願意把過去的薪資退回，只要能離開就好。但那名少校不領情，威脅要將阿奇送上軍事法庭。潘文揚在幫阿奇翻譯的過程中，也和長官起爭執。他說，自己不滿國際軍團中的烏克蘭士兵都擔任無人機飛手，或裝甲車駕駛等較安全的工作，外籍士兵卻要參與拚命的突擊任務。潘文揚指著在場的烏軍質問，你們為什麼不上前線？「因為這件事，我也決定不幹了。」潘文揚說。

潘文揚和阿奇決定向外求援，找來當地律師檢視合約。律師告訴潘文揚，雖然合約有明訂需服役滿六個月，但外國人有權拒絕。有了律師的說法，潘文揚告訴長官，若逼自己和阿奇回前線就會去法院提起訴訟。國際軍團果然沒有將潘文揚和阿奇送上法庭，「他給我們假單讓我們回家，然後事情就結束了。」

「烏克蘭的土地是否像他說的遼闊」

回顧這趟軍旅生活，潘文揚還無法斷定是否值得。他說，失去阿達，讓這一切都變得不值；但他又認為，因為體驗過戰場的殘酷，讓自己的視野與過去大不相同。潘文揚說，以前看國際關係理論時，只覺得是冷冰冰的文字，在課堂上討論戰爭時，也對傷亡數字沒有概念，「經歷過戰爭，你就會發現可以跟國際關係理論融合在一起，心靈與之連接。」

在接受中國媒體人柴靜採訪時，潘文揚也說：「在我們當中，有許多人在課堂上，特別是那些修讀政治學的學生，我們談論著正義與和平。然而，當你前往戰場前線，與那些惡魔對話時，必須有一些人能夠拿起武器來到前線；即便不是為了進攻，至少也要在那裡防守陣地，不讓敵人再度向前推進。」

原先，潘文揚以為自己是歷史的見證者，直到上了戰場，才體悟到他們是歷史的燃料，「但是沒有我們這些燃料，歷史就不會往前走，它就不會有什麼 story。」

不過，即使國際媒體將台灣志願兵的參軍義舉，形容為是「一場為了自由民主的戰鬥」，但潘文揚則有不同見解。

對他而言，自己參戰的原因，單純只是為了經驗，「我會被單獨的個體打動，但不會被整體打動。」他以部隊長官Eric為例，說他曾於美軍陸戰隊服役，在戰爭爆發後毅然決然辭職參戰，因為Eric堅信「這世上沒有什麼比捍衛理想更有價值」，這令他動容。

相對於政治層面的號召，他認為高舉「自由民主」的語言多是空泛與虛偽，「人不可能有那種所謂的共鳴。」他也說，自己雖反對以意識形態包裝戰爭動機，但對俄軍攻擊平民的行為依舊難以接受，這樣的野蠻行徑，讓他在情感上產生強烈反感。

然而，參戰卻讓潘文揚對戰爭的本質感到更加迷惘。「你為了守護民主自由去殺人，但對方未必是自願來打你的，當你開槍後，他的家人也同樣會為他哭泣。」

陳晞則說，「為了民主自由也是其中一個動機，但它不是我的主要原因。」赴烏克蘭參戰的動機不一而足，其中一部分是想要有個發揮自身軍事專長的舞台。另一方面，也是因為軍人的工作帶給他人生的成就感，「單單為了民主自由，我覺得人性沒有大義到這種程度。」呂子豪則強調，自己是誤打誤撞加入國際軍團，初衷仍然是為了幫助烏克蘭的難民。

| /

談到未來的規劃，陳晞、呂子豪和潘文揚各有想法。陳晞正在和人力仲介接洽，可能再度遠赴海外擔任傭兵。呂子豪說，自己沒有特別規劃，或許未來會以不同身分，再回去幫助烏克蘭人。

「我覺得我一生最好的朋友就是在那個地方，哪怕是待在烏克蘭任何一個角落，我都可以感受到他們的存在。」潘文揚說，他的心靈代表的已經不是他一個人而已，他的心靈還放置了已經死去的弟兄。他心繫吳忠達的家人，希望能出一本書記錄吳忠達的故事，也幫助他的兒女完成學業。

去年11月8日，台北市濟南教會為吳忠達舉辦一場追悼會。現場來了四十餘人，在微弱的昏黃燭光下，人們在莊嚴的聖歌中，依序向吳忠達的遺照鞠躬致敬。照片中，穿著烏克蘭迷彩服的吳忠達面帶微笑，手中懷抱著從前線救出的三隻幼貓——這也是吳忠達最為人們知悉的形象。

追悼會上，呂子豪說到，兩年前曾聖光在烏克蘭戰場陣亡，如今在曾聖光逝世兩週年之際，又傳來吳忠達犧牲的噩耗，他相信，吳忠達不希望他們繼續冒險，盡力就好，「我知道，活著的人是最痛苦的。」

在吳忠達傳出陣亡的消息後，黃春生牧師在臉書上傳多段吳忠達的生前影片。畫面中，吳忠達身著軍服，或在裝甲運兵車中，車內燈光昏黃，路面顛簸，他似乎說著什麼，但被履帶與機械運轉的巨響覆蓋。另段影片，吳忠達自拍著，背景是一片蒼茫的天空與乾黃的大地，遠方傳來不間斷的砲彈炸裂聲，吳忠達嘴裡吞吐出一縷縷的煙霧，伴隨著一聲聲無聲的嘆息。

這是他最後的影像。戰死的吳忠達沒有再次來過的機會，追悼會結束後，只留下自己的遺照，獨自矗立在祭壇前。一場遠方的戰爭，將太平洋上的這座島嶼捲入，並付出慘痛的代價。農曆新年時，美心煮了一大桌吳忠達最愛吃的飯菜，卻再也等不到全家團圓的一天。

美心打開手機，點進吳忠達的聊天視窗。對話框裡累積數十則美心發送的訊息，但都得不到對方的回應。其中一則訊息是：「兒，我好想你。」

滑著對話紀錄，美心再度泣不成聲。如今，美心最大的心願，是能到烏克蘭看看吳忠達待過的那片大地，「我想知道烏克蘭的土地，是不是像他說的那麼遼闊。」

（美心、阿奇為化名）